

世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新论

(下册)

程玉海 林建华 等著

SHIJIE SHEHUIZHUYI
GONGCHANZHUYI YUNDONG XINLUN



人民出版社

世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新论

(下册)

程玉海 林建华 等著

SHIJE SHEHUIZHUYI
GONGCHANZHUYI YUNDONG XINLUN



人民出版社

第四编

俄罗斯和苏联共产主义运动

第十四章

俄国十月革命

第一节 关于十月革命的若干问题

从1917年11月7日晚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开始,十月革命胜利已经九十多年了。九十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潮起潮落,终不能湮灭十月革命的光辉。因为今天,社会主义已不是个别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境界,而是一系列国家,十几亿人民正在共同努力建设着的现实社会,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经历的曲折一再证明,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根本经验,仍然是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的重要法宝。简要回顾九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重申十月革命的根本经验,用以指导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一、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

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了,苏联的解体引发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必然性的争论。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发生的经济条件并不具备,不过是少数人搞的“武装阴谋政变”,是通过流血内战建立起来的残暴的“恐怖政权”。那么,十月革命真是历史的误会吗?在此之前,如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退出了战争或是牢牢地掌握了武装力量,如果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军事政变取得了胜利,那历史又将会如何呢?如果没有列宁,还会有十月革命吗?历史终归是历史,是不能通过假设来改变的。我们有必要通过对上述看法的分析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这种分析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迎接下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浪潮来说,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社会主义在19世纪还只是一种崇高的理想、科学的理论、工人运动的奋斗目标,到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变成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率先在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生根发芽,是因为这一理论能够解决俄国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在“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为俄国人民指引了一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俄国革命是这样,受俄国革命影响的中国革命也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坚冰,开通了社会主义的航路,指明了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俄国十月革命是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

二、是历史的悲剧,还是历史的飞跃

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历史悲剧”的观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并不奇怪。但自苏联发生和平演变以来,在十月革命的故乡泛滥起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繁荣,和美国、英国等国一起跨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程,使俄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这种观点丝毫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相当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但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城市,广大的农村却还保存着农奴制残余,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广大劳动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法国历史学家让·艾伦斯坦用数字说明了俄国的落后状态:“人口只有俄国 1/4 的法国,其工业生产却是俄国的两倍半。美国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是俄国的十四倍,而以人口平均计算,则是它的二十二倍。而且,这些数字只反映了数量上的情况,从质量上看,差别还要大。此外,俄国的工业化并未深刻改变这个辽阔国家的农村结构。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和某些地区(圣彼得堡、莫斯科、顿巴斯、巴库、乌拉尔)的工业,在沙俄巨大的乡村躯体上,好像是几块镶嵌。”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把俄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十月革命拯救了俄国,为俄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十月革命胜利 20 年后,苏联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其工业产值超过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同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溃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十月革命 40 周年时,苏联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头,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的工业产值达到美国的 75%,国民收入达到美国的 2/3。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是东西两半球公正的不带偏见的人士公认的事实。至于后来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其根本原因是苏共自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丢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背离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分析苏联解体、苏共取消的原因,也不能把这笔账算在十月革命的头上。

当然,十月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它把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第一次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也是人类社会发

三、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永熠真理的光辉

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出很多,但对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有普

遍指导意义的根本经验却只有两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条根本性的经验也是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成功道路的根本所在。

坚持党的领导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之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90年之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90年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都证明，在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社会主义也会不战自败。20世纪初，列宁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后，在俄国创立了一个有别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即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是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纷纷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初期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这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本国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的正确的策略方针。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组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他指出：在不流血的、和平的、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中，“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①。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共产党的分裂、瓦解，就是导致社会主义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80年代中期，苏联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途径、速度、范围等问题，苏联党内出现了不同的观点。1989年前后，这些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三派势力，这就是所谓的主流派、正统派、激进派。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召开，三派的斗争公开化。1991年，震惊世界的“8·19”事件发生后，苏共终于走完了从分裂到解体的最后一步，四个月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性超级大国轰然解体。在80年代末的那场东欧剧变中，发生剧变的国家几乎全都重复了这样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同时党也修改纲领，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再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党还放弃了阶级性，于是，反对派上台，修改宪法，最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被改变。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又一根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而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点、与特定的对手进行较量时，所应采取的特定战略和策略，却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也不可能说的。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当作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特殊规律；将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特定地点、与特定敌人斗争所取得的特殊经验,当作普遍经验来恪守,是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屡遭挫折的根本教训。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当时的革命条件,他们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密切了各国人民的联系,也使无产阶级的利益连成一个整体,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将在世界多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得出了这个结论,仍然反复强调,如果把他们的理论“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①恩格斯也提醒后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生活在20世纪初的列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他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方法论,科学地分析了他所处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并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特点,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胜利的理论,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一度试图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设想付诸实践,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很快就使列宁领悟到在一个封建军事帝国的基础上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采取与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相当发达的国家里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同的方式。于是他谨慎地提醒人们:“我们还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因为没有材料用来说明社会主义的特征。”^③几年后,列宁总结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时,已经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本质特征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他在马克思早年设想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社会主义阶段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和各种国家机构;合作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践表明,列宁的这些认识在指导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其实就是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之后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屡遭挫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像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对待经典作家们的思想。他们用僵化的、教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为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本草纲目”,一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开具的“药方”不能医治现代社会主义的“病症”了,就转而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就产生所谓的“信仰危机”,最后滑向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6页。

③ 《列宁选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135页。

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右的泥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经历过同样的曲折,但当我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在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我们就坚持了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正是有了邓小平理论,中国才能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让社会主义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中国、古巴等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古巴也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结合本国的实际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征程中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阶段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正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创新的勇气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这仍然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前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96页。

②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8日。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第二节 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思考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但是,首先肯定俄国能够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而是俄国的“民粹派”。长期以来,人们对俄国民粹派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的相互关系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理论的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列宁与民粹派关于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原则分歧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处于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受到严重阻碍;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也面临危机。俄国的出路何在?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寻找出路。别林斯基说:“我们应当在自己那里,在自己身上,在自己周围去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①最早从空想社会主义立场提出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是赫尔岑。赫尔岑从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撰写的《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一书中发现了俄国农村公社,并由此提出了俄国村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称为俄国社会主义的是那种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出发的社会主义,是从实际分地和现在重分土地出发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劳动组合一起走向一般社会主义所渴望的和科学所证明的经济的公正性。”^②车尔尼雪夫斯基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问题。这一理论成为民粹派的理论纲领。

俄国民粹派的观点主要有:(1)认为俄国形成的条件与西欧不同,其文明原则与西欧迥然不同,其发展道路与西欧始终不同,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俄国发展的方向,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粹派向人们宣传说:“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欧洲不能在经济问题上做我们的老师”^③;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儿戏,是一具死胎,“俄国不存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起码条件”^④,“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去,我们就不可能在我国建立高度发达的机器工业”^⑤。(2)主张在俄国现存的农村公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民粹派革命家亚·伊·乌里扬诺夫(弗·伊·列宁的哥哥)于1887年写道:“每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社会

① 转引自《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② 转引自[苏]维·沃尔金等著,郭一民等译:《论空想社会主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③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④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9页。

⑤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9—660页。

主义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一规律并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①而“我们更期望国民经济直接向高级的形式过渡”^②。民粹派认为,俄国是一个村社占优势的农业国,它的命运和前途也取决于村社;村社的特点是实行土地公共占有制,集体耕种土地,有自治、民主选举领导机构的传统;农民在一千多年来的村社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共产主义、公有制、集体劳动的习惯,俄国农民在“本能上”、“传统上”都是共产主义者。因此,资本主义不合乎俄国国情,俄国也不必重复西欧的发展道路。只要保护和发展村社的原则,俄国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和痛苦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不可否认,俄国民粹派看到了俄国的特殊性,但又夸大了这种特殊性,并把这种特殊性与人类总体历史的共同性对立起来,以前者否定后者。更为重要的是,俄国民粹派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谈论社会主义,没有意识到落后的农村公社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刻矛盾;相反,却把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的公社化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它表明,俄国民粹派并不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见,尽管民粹派首先提出俄国能够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但这并不是科学的见解。

列宁曾经对民粹派的观点进行过深刻的批判,指出它“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③，“是一种……富于温情的词句和善良愿望”，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的”^④；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它“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⑤。因此，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不是俄国民粹派观点的“延伸”，更不是其“翻版”。二者至多只是表面上相似，而非本质上相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

为了科学地解决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列宁不仅分析了俄国的国情，而且始终把俄国的国情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置于“世界历史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总路线”这个宏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列宁认为，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⑥。这一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即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同时也表明，在考察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出发点上，列宁就和民粹派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二、俄国：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19世纪20世纪之交，俄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9页。

②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3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⑥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呈现出激化状态,其标志就是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同时,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此起彼伏。这是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时代的深刻分析,使列宁认识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绝对规律的存在,必然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

从俄国国内状况来看,此时的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就整体而言,它仍是一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②。“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相对于西欧来说,俄国还是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它又被卷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体系之中,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和影响。

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俄国出现了一些在西欧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特征,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俄国成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的集结点和薄弱环节。这就为俄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历史走着奇怪的道路,领导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光荣落到落后国家的身上。”^③这个“奇怪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奇怪的道路”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就在于他把握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机会”。

三、列宁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普遍意义

如果列宁仅仅肯定俄国能够超越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列宁的思想就只能具有民族性;然而全部问题在于,列宁在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体现出列宁思想的世界意义。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列宁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论点上:

第一,“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④。

随着“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越来越多的落后民族或国家被“拖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却“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这就使落后国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在发达国家不可能产生的矛盾,譬如本民族和外来侵略者的矛盾,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矛盾等。这些落后的国家既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在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启示与帮助下,就有可能超越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必须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及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政权作为必不可少的国内条件。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历史证实了列宁这一论点的真理性和普遍性。历史告诉我们,当国际社会向一个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展现出种种社会形态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于该民族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或民族看到了人类历史的新曙光,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左右徘徊的民族“走俄国人的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十月革命为全世界展现了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式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而十月革命的炮声所创造的新的国际环境又加速了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奔向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

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③。

规律是必然性。作为一种必然性,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代表着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它一定要显现出来,但又只能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才能显现出来,而不同的历史环境又有不同的历史条件,这就规定了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实现方式、状况具有多样性。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存在并实现于具体民族的历史活动中,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反过来说,具体的民族历史又体现着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我们必须把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和它的实现方式作适当的区别,同时又要加以辩证地联系。否则,我们便会在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多种实现方式面前看不到贯穿于其中的必然性,或者会以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否定具体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对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能够证实列宁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例如,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典型的奴隶制而直接建立封建制度,斯拉夫民族走过了类似的道路,等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一方面确证着具体民族的历史发展在形式上或顺序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表明这些特殊的现象以其特殊的形式体现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能够跨越奴隶制而直接建立封建制度,是因为它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主动适应罗马帝国较先进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封建主义绝不是现成的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①俄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也以自身的特殊形式再现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表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没有使俄国“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问题的实质在于,在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下,俄罗斯民族抓住了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内“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列宁理解历史的辩证法。他深知:俄国十月革命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对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但俄国的特殊国情又决定了不能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②。因此,更为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否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对此继续进行了探索,并作出了完满的回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第十五章

列宁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十月革命后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

十月革命前,当社会主义何时到来还无法做出预见的时候,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几乎完全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带有较多的理论探索的色彩。十月革命后,列宁深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部复杂性和艰难性,而革命胜利后的形势又使他无法从容等待西方革命的爆发,他只能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去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门径,其社会主义思想发生重大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即使在西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也有一个“长久的阵痛”时期,列宁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落后的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更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然而过渡时期到底应该有多长,到底应该经历哪些阶段,马克思没有作出明确论述,列宁也心中无数。因此,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之初是非常谨慎的:实行了有选择的国有化措施,颁布了八小时工作日法令,在农民中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分散的半自发的工人管理制度。然而到1918年春,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经济状况的恶化,工人的半自发管理打乱了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正常经济秩序,汪洋大海似的小生产自发倾向也使列宁感到忧虑。列宁曾创造性地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医治俄国弊病的良方和通向社会主义的捷径。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德国的战时经济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能够做到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指导6600万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①。为此列宁要求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树立管理方面的权威,对经济进行集中管理,另一方面“暂停向资本的进攻”,这一设想开辟了一条利用资本主义的现成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然而,探索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到1918年夏,国内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列宁不得不把“国家资本主义”暂时搁置起来,仅仅为了苏维埃政权能够生存下去而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极端集中的国家管理制度。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政府对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为后来国家垄断经济奠定了基础。第二,实行余粮收集制。政府采取强迫征用农民储备粮甚至一部分口粮的极端措施,以维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应付前线的需要,这对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和后来斯大林“贡税论”的提出都产生了影响。第三,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政府采取了带强制性性质的普遍劳动的做法,延至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迫劳动的现象仍大量存在。

从客观上说,在严酷条件下,苏维埃政权采取战时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极端的经济的强制措施是不得已的,是赢得战争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但从主观上说,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苏俄领导人都把战时共产主义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简捷道路,因为他们头脑中所固有的关于未来社会的传统观念,诸如剥夺者、居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控制经济命脉,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等通过战时共产主义一下子变成了现实。1920年,布哈林写了《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为战时共产主义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写道:“无产阶级的各种强制,从制度到义务劳动,听起来很荒谬,构成了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形成共产主义新人的手段。”^①列宁读了布哈林的书以后,虽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术语,但基本上赞同布哈林的观点。

可见,列宁在对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问题上的判断产生了迷误。但列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其他苏俄领导人更早地意识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犯了错误”。正当全党上下弥漫着实现共产主义激情的时候,列宁深刻指出了由于广大农民以至工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苏维埃政权再次处于危险之中。他主张立即实行政策转变,适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把新经济政策看作1918年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重新恢复。

二、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思想的变化

众所周知,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完成的任务。但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论述过未来社会应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所有制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阶级的消灭,国家不可避免地归于消亡,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措施,至多是为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的前

^① 转引自[英]戴维·麦克莱伦著,余其铨等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页。

期准备。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也没有论述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问题。

也许基于以上原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并未立即采取全面国有化措施。只是在国内战争爆发、机关职员消极怠工以及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獗破坏的严厉条件下,苏维埃政权才迅速颁布国有化法令,把大中小企业通通收归国有。如果这仅仅是一种应急措施或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的前期准备,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在于,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把这种特殊情况下实现的纯而又纯的全盘国有化的做法看作是落后的俄国应长期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使在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时期也基本上未加触动。

这种状况的产生可能与列宁十分推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关。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大生产,它比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容易得多。而且列宁也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实行战时经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控制大大加强,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可以采取资产阶级国家垄断经济的经验,使垄断经济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是有利于人民。他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①全盘国有化后,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经济机器如何进行管理呢?列宁起初主张由劳动者直接参加管理:“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②因此列宁一度提出工会国家化的思想,他写道:“今天,国家正在成为并且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正在成为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成为并且应当成为国家的组织。”^③

事实上,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确实有过一段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的试验,但经过实践,其中弊病明显暴露出来,因为俄国劳动者整体文化水平很低,到1920年,俄国的文盲仍占居民的80%左右,因此很难从普通工人中找到熟悉业务、掌握管理技术的人才,不得不吸收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参加管理。列宁为此感慨万分,他说:“这就是我们的不幸。”^④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关于工会国家化的思想开始动摇:“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工会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任务必定要完全转到工会的手里”,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经验”,我们目前还“不能一举实现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合并”,“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只会弄得一团糟”。^⑤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④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8页。

⑤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39页。

1920年末,由于国内战争已基本结束,经济建设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托洛斯基主张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即由工会作为国家机关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列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①并明确指出,工会不应当作为国家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由此可以看出,这时列宁的思想已经由“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转变为“先锋队管理国家”了。与此相适应,苏俄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集中管理国家经济事务。企业普遍实行“一长制”来取代工人委员会,企业领导人逐渐由工人群众选举产生过渡到由上级主管机关任免,高度集中的国有制经济初步定型。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管理形式思想的变化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设想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样的国家应取消常备军和警察,应当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普遍民主,国家机关管理人员的去留完全取决于选民的意志,使国家事务变成人民群众共同管理的事业。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管理形式不能采用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制度,而应当建立像巴黎公社委员会那样的工作机构,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是立法与行政的统一。

苏维埃是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新型的政权形式,革命胜利后,苏维埃自然而然成为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现成形式,它实行的就是议政合一。在一段时期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全权地位,它不仅具有立法权,而且具有监督和罢免政府即人民委员会的权力。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旧官僚机构,代之以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人民委员会,实行了普遍选举制。1917年12月1日,颁布了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法令,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12月4日,又通过关于罢免权的法令,规定人民不仅有选举权,也有罢免不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列宁多次提到要恢复“原始的民主制”,说:“如果不在某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②

然而,现实生活总是冲破人们原有的构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使得列宁的普遍民主制设想无法实行。实际上,由于处于非常状态,即使由苏维埃作出决定的方法也变得不宜了,许多法令实际上是人民委员会在未经苏维埃批准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样在国内战争期间,国家的最高权力开始由苏维埃代表机关向行政机关转移,事实上是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转移。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